



## 长年蔗

□李志宏

在我的老家,有个过年习俗,叫“竖年”,就是在大门后竖放两根连须带叶的甘蔗,也被称作是“长年蔗”或者“门蔗”,意味着甜蜜幸福、家运吉祥。

在闽南地区,甘蔗被赋予的寓意挺多。甘蔗头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苗,就象征着多子多孙;甘蔗尝起来从头甜到尾,则有甜甜蜜蜜之意;一节一节的甘蔗,也寓意着步步高升。所以每到甘蔗收成时,有的甘蔗会被连根拔起,不会被砍断,因为它们会被留到过年时使用。

记得每年的除夕,村里的各家各户在贴好春联后,家中的大人们会拿出两根备好的甘蔗放在大门后,让甘蔗倚靠着大门,意为“家门不倒,事事顺利”,这些带根带叶的甘蔗摆好后,就是“竖年”了。由于闽南语中的“蔗”与“佳”的发音相似,因此长年蔗还有着“新年进入佳境”的含义。此外,大人们还时常会给甘蔗贴上一张红纸或者系上一条红绳,被“打扮”过的甘蔗看起

来喜气洋洋,长辈们会借此去祝愿家中的孩子能像节节高的甘蔗一样快快长大,也祝愿来年的生活能如甘蔗一般甜甜蜜美。儿时的我对于这个习俗十分重视,总是一边听着长辈们的祝福,一边站到甘蔗前量身高,想看看自己长到了甘蔗的哪一节。若是此时有小伙伴上门,我还要拉着他们一起到甘蔗前比一比身高。

到了大年初一,村中不少人家会在厅堂摆放一盘“甜碟”来待客。这日从清晨开始,有客人来访时,就要奉上“甜碟”,让客人“甜一下”,以此祝福客人们在新的一年里有个甜蜜的开始。“甜碟”通常包括金橘、冬瓜糖、寸枣、花生糖等古早味茶点。若是来的客人多了,大人们还会将守门的两根甘蔗洗净分切,摆盘上桌,让客人们尝一尝,也沾沾喜气。大家围坐在一起,谈天说地,啃着甘蔗,眉眼间似乎都透出了甜味。我曾好奇这个习俗从何



而来,询问了村里的一些长辈后才有所了解。听说这是源起于一个传说,在明朝时,有倭寇经常在闽南一带作乱,为此,当地人们会一直在家中备着刀枪。到了过年时,想要图一个好彩头,家家户户便会在自家的大门后放两捆甘蔗,并将刀枪藏在甘蔗里。其中还有一个讲究是,所选的甘蔗须留根留叶子,只不过习俗演变至今,放在门后的甘蔗已经从原来的两捆变成了两根。

如今,每逢甘蔗上市,我就会找时间去选购一些,尤其是会挑选那些光亮无裂缝的,或是果肉饱满的甘蔗。将这些甘蔗买回来后,慢慢啃,细细品。我想,自己或许一直回味的甜,不单是甘蔗自带的甜味,也是一种幸福成长的滋味,更是一份专属于家乡的浓烈年味。



## 画堂春 出席2024年春节团拜会有感

□蔡英挺

金龙腾起九州驰,  
江山万里生晖。  
东风刚绿杨柳枝,  
已是春归。

登上“神舟”接力<sup>①</sup>,  
催新“三样”齐追<sup>②</sup>。  
人民为念志不移,  
圆梦有期!

注:①2023年神舟飞船仍在太空接力。  
②新能源汽车、锂电池、光伏产品等成为我国在全球引领风骚的“新三样”。



追光的人,注定光芒万丈。



## 年宵花

□山 风

泉州的春天,往往是从人潮熙攘的年宵花市里溢出来的。花香如春水般慢慢地荡漾着,随着春节的脚步,“哗啦”一下,就铺天盖地席卷了整座泉州古城。

抱一捧年宵花回家,是闽南人过年迎春时最大的仪式感。

年宵花市上满是卖花、买花、赏花的人,讨价声和还价声此起彼伏,好生热闹红火。年橘、风信子、蝴蝶兰、红掌、蜡梅、水仙、银柳……让人眼花缭乱。而大花蕙兰、朱顶红、仙客来等斑斓绚烂、寓意吉祥的年宵花是当仁不让的“主角”。闽南人善于做生意,随意走进一个卖花的摊位,老板的嘴巴都如抹了蜜一般甜:“家有银柳招财进福,金橘守门大吉大利,水仙花开象征吉祥团圆。”一时间,买花人竟不知是被色彩明艳的年宵花迷了眼,还是被美好热烈的祝福哄得心花怒放,大盆小盆地把“春天”搬回了家。

到城郊花圃里买年宵花的,多半是男士,也是熟客,他们买花时绝不拖泥带水,和标价不低的金橘树看对眼了,便会爽快地扫码付钱,把盆栽搬上车带走。老板也会豪气地赠送几把干枝银柳,热情地招呼道:“欢迎再来啊!”

与姹紫嫣红的花市相比,闽南主妇们会更喜欢光顾街头巷尾的小花摊。花摊一年四季开张,品种不多,但基本都是当季的鲜花,满足闽南人寻常日子里案头清供的需求。推着花车的阿婆,在长街尽头和窄巷深处叫卖着。“香花,卖香花喽!”阿婆头上裹着颜色鲜艳的碎花围巾,脸上有两抹被岁月染上的红晕,她低缓的叫卖声,像春天的微风一样轻柔。我伸手到桶里挑花,阿婆热情地把它们都铺开,拣出枝干粗壮、花叶抖擞的几朵花递给我。“年兜啦,蜡梅好,蜡梅进宅,财源滚滚来。”她笑盈盈地送了我个“好彩头”,把挑剩的花枝收整好,继续推着车沿街叫卖去了。

堂前屋后种花,敬神礼佛摆花,走亲访友送花……闽南人的浪漫基因深植在骨子里,花香融入茶米油盐之中,成了热爱生活的体现。

过去,我的母亲住在乡下时,家里的院子就是一个小小的花的世界,常有花枝越过墙头,向路人投递春的消息。每逢腊月,她会给我带来一些水仙。起初,我对那几个黑乎乎的大蒜头没有什么好感,从纸箱子往外掏的时候,它们有时还会沾着黏糊糊的泥土。但母亲会像剥洋葱一样处理水仙,把它们干枯的外皮剥开,使之露出玉石般脆白的鳞片,然后用小刀在鳞片上切开几瓣新芽,最后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放进装了清水的瓷钵里。

岁朝时,春来到,水仙是最早绽放的。洁白端庄的花瓣扬着让人欢喜的笑脸,娇嫩鹅黄的花蕊星星点点,逐日释放成朵朵明媚的金黄,青翠葱茏的叶片挽住似锦春光,开出一片热气腾腾的人间美色。因为水仙开花,新年的氛围也随之饱满了起来。

在一片春色里,我想起了汪曾祺所写的《岁朝清供》,当中有一句是“穷家过年,也要有点颜色。很多人家养一盆青蒜。这也算代替水仙了吧”。如此看来,岁朝之供是不分富贵贫穷的,即使简陋贫瘠的生活,也会在新春到来时,因一盆青蒜,一头红皮萝卜,一颗香橼的浸润而充满生机。



## 八字贺词送新春祝福

●辞暮尔尔,烟火年年。

释义:寓意为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,年年都能富贵有余,事事顺心,平安如意。

●岁月缱绻,葳蕤生香。

释义:形容日子像路边的香草会散发出清香,寓意对生活美满,日子过得充实且惬意。

●长歌有和,独行有灯。

释义:寓意生活中与人同行时能够遇到知音,在踽踽独行时则不会感到迷惘。

●旦逢良辰,顺颂事宜。

释义:寓意为好运即将到来,生活中能邂逅各种美好的时刻,所碰到的事情都能称心如意。

●福暖四季,风禾尽起。

释义:寓意为一生平平安安,一年四季都会被福气所围绕。

●椿萱并茂,棠棣同馨。

释义:寓意为家庭和睦,家人们的身体都健康,一切顺利。



精准的判断力和分寸感,尤其是她不屑别人用荔枝木或者龙眼木去烧火,反而是选用松柏枝来做烧火的材料。她对火候的掌握也很好,由此烟熏制成的风肠被端上来,吃起来味道恰好,咸、香、脆等滋味会流连于舌尖,咀嚼几下,仿佛还能尝到一抹淡淡的松木清香,一瞬间便唤醒了味蕾。

在我家,年味最浓的地方,总是在餐桌上。觥筹交错之间,不时有筷子落在那碟风肠上。情从胃起,一往而深,我们都格外享受围桌团聚、一同品尝风肠的时刻,在谈笑风生、停杯投箸之间,感受着这份带有烟火气的年味。

## 母亲的“独家灌制”

□林清秀

春节的重头戏,年夜饭当之无愧。在母亲看来,春耕夏耘,秋收冬藏,辛劳一年,年夜饭就要准备得丰盛,让家人吃得开心。早在今年春节前,母亲与我聊天,就时常会转换话题,急着想给我展示她为年夜饭准备的“作品”。

母亲的这些“作品”,其实是一长串的手工灌制风肠。风肠是一种寻常可见的食物,尤其是在闽南春节的餐桌上,必不可少的年菜中就有风肠的身影。“冬腊风腌,蓄以御冬”,在我儿时的记忆里,只有到了春节才能吃得上风肠。关于风肠,母亲有自己的“私房灌制秘方”。选用的肉,需是猪腿肉,那些取自农家年头圈养到年末的土猪身上的五花肉,不肥不瘦,将肉剁碎了,加点盐和糖,再浇上料酒,调和几下,无需发酵,由此调味后的肉馅会带有鲜亮的光泽,沁出迷人的香气。洗肠衣,则是一个精细活,母亲通常会用细长的竹筷轻轻一勾,将肠衣翻转过来,三下五除二,便能把肠衣的内壁黏膜洗得干干净净。

从前灌制风肠时,有阿嬷配合母亲,两个人,手上忙活着,嘴也没闲着,絮絮叨叨,谈天说地。她们灌一段风肠后就会打个结,反复几次后,还要眯着眼,细细地检查一番,并用针把肉肠上每个鼓起的气泡刺

破、放气。一串风肠,融入了食材的好滋味,也将母亲与阿嬷一起做风肠的情景定格,这些画面一直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中,让我哪怕时隔多年后再想起,心里依旧感到温暖。

灌好了风肠,还要进行日照风干处理。因为灌入的是鲜肉,要先把风肠放在阳光下充分晾晒。“心急吃不了热豆腐,也吃不得灌风肠。”母亲说这话时,鼓鼓囊囊的风肠,一条一条地缠在洗干净的竹片上,被挂在家中二楼背阴的檐角。呼呼的北风吹过,风肠摇曳生姿,不到十天,屋里屋外就渐渐被甜甜的酒香所萦绕,浓浓的肉香也四散开来,我想,“风肠”之名,大概就是由此得来。

即便多年过去,在我家,过年时摆上一碟风肠的传统,始终不曾被改变。因为我们都爱吃母亲的“独家灌制”,煮熟的风肠,色泽红润,味道鲜香。母亲通常加工风肠时,会加几截芹菜来当配菜,以烈火来烹煮后装盘,就是一碟“红绿相间”的可口下饭菜。遇到下雨天,母亲会燃起灶火,烟熏风肠。烧火的木头,一般是选择果木,比如荔枝木,或者是龙眼木。经过火烧后,木头的香气会持续散发。烟熏时,也需要讲究力道,轻了,不入味;重了,会败坏口感。对此,母亲总能保持

## 穿新衣

□黄炳坤

一下子就变了样,干净如新的它们,就成了我过年的“新”衣服。

到了正月初一的早晨,我们被鞭炮声唤醒后,母亲会从柜子里拿出一些新旧混杂的衣服让我们各自穿上。望着身上新旧搭配、花色参差的“新”衣服,我们会兴奋得又蹦又跳。在这个时候,父亲还会给我们每人派发一个装有一毛钱纸币的红包,这就是我们期待已久的压岁钱啦。拿着压岁钱我们,心里总是美滋滋的。

穿上新衣服,拿了压岁钱,我们被母亲喊去吃早饭。这一天的早饭往往是稀粥配青菜,有别以往,这一天母亲煮的稀粥总会比平时要多些,一家人是吃不完的,但母亲会说,新年的第一餐吃的东西有

剩余,到了年末才会有盈余。

那时过年,父亲还时常会让我在大门口放一串“贺岁”的鞭炮。如今,我依旧记得,在点燃鞭炮后往回跑的瞬间,贴在大门上写着“天增岁月人增寿,春满乾坤福满门”的那对春联,和我身上的那件新衣服一样,在新年的阳光照耀下,显得格外鲜亮,熠熠生辉。



## 压岁钱的故事

□林荣林

什么!”父亲冲着我们大吼一声,说:“那是因为家里欠了钱,急着用钱啊!你们这些孩子真不懂事。”父亲这一吼,把我们几个孩子都镇住了,谁都不敢再哭。母亲见状,一边擦着眼泪,一边安慰我们说:“孩子,这些压岁钱就当是我们向你们暂借的吧,等日子过得宽裕一些,再把钱还给你们。”

压岁钱没有了,一家人都没心思吃饭了。父母长吁短叹了很久,虽然感到内疚,但也无可奈何。而我们伤心了一会儿,很快就在玩乐中忘记了这件事情。之后,好像是为了补偿我们,母亲亲手给我做了一支当时很流行的红缨枪,我拿着这支漂亮的红缨枪到学校展示,引得小伙伴们羡慕围观,不少人还回家缠着他们的母亲也要做同款的红缨枪。

隔年的春节,我再次收到了父母

找。我这一闹腾,把弟弟妹妹吵醒了,他们也发现自己的压岁钱不见了。我急忙跑下楼,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父母。但意外的是,父亲听后没说话,母亲则平静地说:“或许是老鼠把钱叼走了吧。”

闻言,我和弟弟妹妹立刻分头行动,把每个房间都搜了一遍,凡是以前老鼠经常出没的地方,都仔仔细找,但始终找不到那些压岁钱。折腾了大半天,妹妹开始小声地哭泣,我和弟弟的泪水也已经在眼眶里打转。看着我们如此伤心,父亲终于于心不忍,告诉了我们真相,说:“别找了,钱是我拿的。”

“你们为什么骗我们?”我急得嚷嚷起来,一边跺脚,一边哭闹着,非要父亲把钱拿出来,任凭父亲怎么好言相劝,我都不依不饶。“大过年的,哭



看着街市门店悬挂着红红火火的春联、灯笼、福字,到处都洋溢着吉祥喜庆的气氛,那些小时候的过年情景又开始不停地在我的眼前晃悠。

儿时的我,生活在物资匮乏的农村。当时家里的日子过得很苦,父母整日辛勤劳作,挣的钱只够勉强养活一家老小。家里人穿的衣服时常都是“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”。那时,能吃好也能穿好,便成了我的一个最大期盼,因为这个愿望只有在过年时才有可能被实现。

由于当时没有成衣可买,想要新衣服,就得买好布料去请裁缝师傅制作。记得那时候买布还需用到布票,家里每人每年只有定量的几张布票,根本不够每个孩子去做一套新衣服。因此在父母的劝说下,我作为家中长子,要将过年做新衣服的机会让给年龄更小的弟弟和妹妹。尽管带着失望



春节又到了,该给儿女们发压岁钱,这也让我想起了一段往事。

儿时放寒假,我不想别的,就数着日子盼过年。因为过年能收到压岁钱。虽然钱很少,只有用红纸包住的两毛钱,但一年到头,父母就只会慷慨这么一次。这两毛钱,能归我们自己所有,可以买糖果,也可以在小伙伴们面前炫耀一下。

终于在等待中盼来了大年夜,父母照例给每个孩子发了红包。我们都高兴得不得了。临睡前,我还盘算着明天要买几颗糖果,几个爆竹,要跟哪些小伙伴们一起享受这份喜悦。

到了大年初一的早上,我睁开眼后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伸手去摸红包。谁知这一摸,只找到了一张红纸,里头的压岁钱却不翼而飞了。我一下子从床上蹦起来,掀开被子,满床翻